

# 命运学入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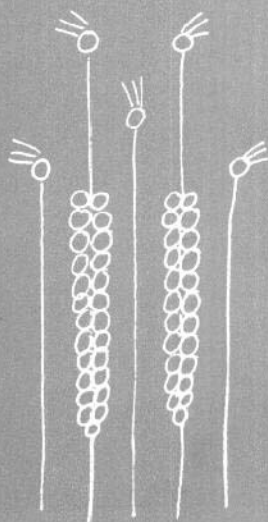
曹宪文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724

# 命运学入门

曹 宪 文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绪 论



5

4

## 正名： 唯心？ 唯物？

命运也是这样  
玩弄着世人，  
时而俘获  
卷发的无辜少年，  
时而又俘获  
秃头的老罪人。

——一百多年前，德国大诗人歌德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。

在人类社会里，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：命运这个怪物，时常“玩弄”世人，它“俘获”的对象，既有“无辜”者，也有“罪人”，既有“英俊少年”，也有“秃头老人”。

奥秘何在？歌德没有作出回答。

千百年来，多少人在命运这个怪物面前，感到困惑不解，感到束手无策！

如今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地上，许多“英俊少年”，许多“秃头老人”，也经常议论命运问题。这些年轻的和年

老的“无辜”者，或者曾经被命运“俘获”过，或者目前仍然被命运“俘获”着。他们要探索人间命运的奥秘，他们在寻求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。

命运呵命运，你是谁？你的真谛何在？

1986年间，上海市总工会曾经对全市43000名职工作过抽样调查。在如何看待“命运”这个问题上，调查结果如下：对“天命”和“命运”持相信观点的职工，在工人中占68.7%，在技术人员中占50.1%，在干部中占34.9%。他们中的多数人，并非信奉什么唯心主义，只是根据自己的经历，把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遭遇看作是难以逆转的“天命”和“命运”。

同一年，广州市总工会在553名青年职工中也就命运问题作了调查，结果如下：认为命运是“唯心主义不可信”的占25%，认为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的占20%，认为“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”的占49%。

这两份材料说明，现在有相当多的人是承认命运这个东西的。可是，究竟什么是命运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许多接受调查的人并不很清楚，那些出调查题目的人也不一定很清楚。

在有些人看来，命运 = 天命，天命 = 唯心主义，承认命运 = 信奉唯心主义。如此解释，是否科学？

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对于命运的唯心主义解释，即唯心主义的命运观，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着统治地位。按照这种观念，按照这种解释，所谓命运，就是天神的意志在人间的体现，就是天神对于凡人一生的神圣安排，它是神秘莫测

的，它是不可抗拒的。

中国的唯心主义命运观，是如此解释人的命运的。春秋时代的鲁国编年史《春秋》，曾经为命运下过这么一个定义：“命者，天之命也。”西汉扬雄摹拟《论语》体裁写成的《法言》中也说：“命者，天之命也，非人为也。”

外国的唯心主义命运观，也是如此解释人的命运的。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，曾经为命运下过这么一个定义：“命运是上帝为宇宙运动所制订的数学规律在现在、过去和未来的成果。”傅立叶的这个定义，虽然其中概念不少，什么“宇宙运动”啊，什么“数学规律”啊，什么“现在、过去和未来”啊，但是，归根结蒂只是一句话：命运是上帝为人间所制订的“规律”的“成果”。

因此，有些同志认为，谁要是承认命运，谁就是信奉唯心主义；马克思主义是不讲命运这个概念的。

其实，未必见得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，就讲过命运问题。1843年5月，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，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。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。”这里，马克思讲到了“投入新生活”的“命运”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，又曾经这样写道：“各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：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，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，使他们受它支配。”这里，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到了“个人命运”，讲到了每个人的命运和他本阶级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1883年，恩格斯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

“没有一种巨大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补偿的。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。就让命运实现吧！”这里，恩格斯讲到了历史的命运。

列宁也多次讲过命运问题。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相识时，他说：“命运使卡尔·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相遇。”在谈到《国际歌》的影响时，他说：“一个有觉悟的工人，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，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”，“他都可以凭《国际歌》的熟悉的曲调，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。”在谈到自己的一生时，他说：“您瞧，这就是我的命运。连续不断的战斗——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，反对机会主义等等。”1913年3月，列宁还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做《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》。

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所谓命运，无非是人生的一定遭遇。一个阶级，也有它的遭遇，这就是阶级的命运。一个社会，也有它的遭遇，这就是社会命运。一种学说，也有它的遭遇，这就是学说的命运。

每个人的一生（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），或富或贫，或贵或贱，或福或祸，或吉或凶，或顺或逆，或成或败，或安或危，或寿或夭……，这种种人生遭遇就是命运。命运的主体是人。人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，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，就会有不同的命运。人的命运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，是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。它不是“天之命”，它不是上帝的“数学规律”的“成果”。

命运 = 天命，命运 = 唯心主义，承认命运 = 信奉唯心主义，这三个等式都是不科学的。

人间命运，变化多端。这种变化，是否有其客观规律？这种变化，人们是否可知？

古代有个名叫吴彦高的文人，填过一首词，词中写道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在吴彦高看来，命运这个“造化小儿”，“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”，是“无定据”即无规律的。

《列子》上写道：“不知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今昏昏昧昧，纷纷若若，随所为，随所不为，日去日来，孰能知其故。”在《列子》的作者看来，命运这个东西，“随所为，随所不为，”无规律可言，是“不知所以然而然”。

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说过：“我同意下列一般看法：把命运看成不可捉摸的东西，把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列入星相家、占卜家的幻觉领域。”这位空想社会主义者，把命运看成是属于“幻觉领域”的“不可捉摸的东西”。

现在，也有一些人这样认为：“命运，难以索解的永恒之谜！”

事实并非完全如此。

代数学中有方程式。人类的命运，犹如方程式。1881年，马克思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，曾经以方程式为比喻，论述社会历史问题。他说：“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，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。”人类命运的方程式，也是这样。

方程式是含有未知量的等式，这未知量的值称为“根”。在命运方程式中，也有“根”——未知量。当这些“根”尚未求出的时候，它是“无定据”的，它是“不知所以然”的，

它是“不可捉摸”的，它是“谜”。

但是，命运的方程式也象代数学中的方程式一样，是可以“解”的。当那些“根”——未知数求出来的时候，它就“解”了，可以找到命运的客观规律，“知其故”，揭开“谜”。

要解命运方程式，对于命运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，就得具备解命运方程式的“因素”。这个“因素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观。

掌握这个命运观，就能够：

——揭示命运的本质；

——揭示命运运动的规律；

——指明人们驾驭自己命运的正确途径。

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：“一切都服从命运。一切都为对立的过程所宰割。”“一切都服从命运”，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。“一切都为对立的过程所宰割”，这个观点却是有道理的。人世间的命运，就是“对立的过程”，就是对立的统一物。

若问：命运的规律是什么？可否作这样的概括：

——它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；

——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；

——它是原因和结果的对立统一。

这就是人类命运的方程式。

## 观察：横向·纵向

“他的命运好！”

“你的命运差！”

“我的命运更差！”

——有些朋友往往这样评价别人和自己的命运。

一个人的命运是好还是差，需要全面观察，需要具体分析，不能以偏概全，不能笼统判断。

一要横向观察。

南北朝时代的学者刘峻在《辩命论》中写道：“所谓命者，死生焉，贵贱焉，贫富焉，治乱焉，祸福焉。”

刘峻对人间的命运作了横向观察，把命运的内容概括为五对矛盾，十个侧面：

——生与死（寿命的长短）；

——贵与贱（社会地位的高低）；

——富与贫；

——治与乱（处于“治世”或“乱世”）；

——福与祸。

一般说来，人的命运就是这五对矛盾的消长和转化。如

果你拥有生、贵、富、治、福，那么，你的命运就好。倘若死、贱、贫、乱、祸缠住了你，那么，你的命运就坏。

人的命运包括好多侧面，它是多侧面的统一体。

五对矛盾，十个侧面，既有区别，又有联系。只有生者，才可能讲什么贵、富、治、福。死者，一切都谈不上。贵、富、福，紧密相连。贵者，就能富裕，就能享福。贱、贫、祸，难解难分。贱者，必然贫穷，必然遭祸。

在人间，这命运的五对矛盾，有着四种结构模式：

——全好（对矛盾都占好的侧面）；

——全差（对矛盾都占差的侧面）；

——好中有差（多数矛盾占好的侧面，个别矛盾占差的侧面）；

——差中有好（多数矛盾占差的侧面，个别矛盾占好的侧面）。

在这四种结构模式中，即使是“全好”型或者是“全差”型的命运，也并不是纯粹的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·培根说过：“一切幸运都并非没有烦恼，而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。”幸运的人，并不是一点烦恼也没有。处于厄运的人，也决非一点希望也没有。

因此，我们在评价别人和自己命运的时候，有必要区别“一面”和“多面”。“一面”的命运不佳，不等于整个的命运不济。

二要纵向观察。

明代的文人李诩在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写道：“人之生也，多少壮富贵盈满，至老不能享其终，少壮艰苦酸辛，

至老获享丰厚，安逸其闲。值数之奇，亦有终身不遇者，值数之偶，亦有终身获享全福者。”（刘峻的《辩命论》，也涉及到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命体周流，变化非一。或先号后笑，或始吉终凶”。）

李诩对人生全过程作了纵向观察，把人的命运分为四种发展类型：

——先好后差，“少壮富贵盈满，至老不能享其终”（即刘峻所说的“始吉终凶”）；

——先差后好，“少壮艰苦酸辛，至老获享丰厚，安逸其闲”（即刘峻所说的“先号后笑”）；

——始终皆差，“终身不遇”；

——一生都好，“终身获享全福”。

这不过是粗线条的分类。若是细分的话，还有其他各种类型。诸如：两头差，中间好；两头好，中间差；时好时差，时差时好……等等。

人的命运包括好多阶段，它是多阶段的发展史。

人的一生是个发展过程。每个人从少壮到老年，都构成一部命运史。这部命运史，都是有变化、有起伏的，并非一条直线。先好后差，是一种变化，是一种起伏。先差后好，是一种变化，是一种起伏。“终身不遇者”，在其“不遇”的“终身”中，也会经历某些变化和起伏。“终身获享全福者”，在其“获享全福”的“终身”中，也会经历某些变化和起伏。当然，这些变化的方向和程度，这些起伏的性质和幅度，各不相同。

俗话说：“起步差，步步差”。人的命运并非一定如

此。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“起步差”，并不一定就“步步差”。

俗话说：“开头好，一生好。”人的命运并非一定如此。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“开头好”，并不一定就“一生好”。

因此，我们在评价别人和自己的命运的时候，有必要区别“一时”和“一生”。“一时”的命运不佳，不等于“一生”的命运不济。

有些青年朋友，或者只是在升学就业问题上不大如意，或者只是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不大顺利，或者只是疾病缠身……。这不过是某一方面的命运不好，并不是整个命运不好。

有些青年朋友，或者曾经在十年动乱中遭受挫折，或者是偶尔碰上了天灾人祸，或者是一度犯过错误……。这不过是一时的命运不好，并不是一世的命运不好。

1981年7月间，一个姑娘署名“苦命娜”给《人民日报》写信，说她“因为命运不好，生活上遭到不幸”，“愿意在世上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尼姑”，希望报社帮助她找一个尼姑庵。

这个“苦命娜”是江苏金坛县登冠乡人。据她自己说，母亲对其大妹偏爱，而对她责怪打骂，一次甚至扬言要她“滚出去”。她一气之下，离开家乡，乘火车到了天津。她在天津流浪，天黑时发现有几个男人跟踪。她害怕了，赶紧到当地派出所要求收留。后来，被转到收容所。

这个农村姑娘自命“苦命娜”，其实她的“命”就整体

来说，并不怎么“苦”。她在家乡有工作，生活也还可以，只是因为一点家庭矛盾，她就看作是“苦命”了。

所谓命运，指的是人生道路上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遭遇，那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，是不能列入命运范畴的。

我们在评价自己和别人命运的时候，要注意把握横向与纵向的观察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对自己和别人的命运，作出正确的判断。



## 选择：意向·行为

个人的命运，自己能否选择？

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的《共和国》中，有这么一个神话故事：地狱里的一个使者，把那些死去的幽灵聚集在一起，对他们说：过路的众魂，你们的命运，并不由神明来代为选择，而将由你们自己选择。用抽签来决定选择的次序，第一个轮到的便第一个选择，但一经选择，命运即为决定，不可更改的了。各人的选择，由各人自己负责，神明是无辜的。使者说罢这番话，就在众幽灵面前掷下许多包裹，每个包裹之中藏着一个命运。贫富贵贱，健康疾病……各种命运包裹，混杂一起，任你选择。轮着第一个有选择权的人，他端详着一个有着可观暴力的命运包裹，贪心地、冒失地拿起这个包裹，带走了。随后，当他把这个包裹搜罗到底时，发现他的命运注定要杀死自己的孩子，并要犯其他的大罪。于是，他连哭带怨，诅咒神明，诅咒一切。但是，他已经选择了这个无法改变的命运。

人世间的实际情形怎么样呢？在人世间，个人的命运，既不是“由神明代为选择”，也不是完全由自己自由选择的。

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？

一是意向选择。每一个人踏上社会以后，在自己的心目中，都有各自的命运理想，即“命运模型”。或者是希望自己“财运亨通”，得到富裕的“命运包裹”；或者是希望自己“官运亨通”，得到权力的“命运包裹”；或者是希望自己“养生有道”，得到健康长寿的“命运包裹”；或者是希望自己“鸿运当道”，得到包括这一切小的“命运包裹”在内的大的幸福的“命运包裹”。这种种心愿，这种种期望，就是对于个人命运的意向选择。

意向选择，选择的目标总是各自心目中的“最佳命运”。

1988年第2期的《讽刺与幽默》上，刊登过这么一首小诗：

有人虔诚地用小小的钱币，  
去占卜那令他不安的命运。  
可是当代表恶运的“背”出现，  
他却又不甘心就这样相信。  
然而“不信”又不就此罢手，  
仍然无休止地、“虔诚地”掷下去。  
直到代表好运的“面”出现在眼前，  
他才心满意足地祝福自己。

这首小诗，描写了某些人对自己命运的意向选择。他们虔诚地、无休止地选择一枚钱币的“面”——好运，不愿意、不甘心选择一枚钱币的“背”——厄运。

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向高处走。”人心也是“向高处走”